

相关链接

许多大学科系 职员姓氏集中

意大利学者斯特凡诺·阿勒西尼亚任职美国芝加哥大学计算机学院生态进化化学系副教授,他根据意大利教育部提供的大学人才库,对6万多名在职教授的姓名进行分析,目的是比较某个特定学科在随机分配和现实情况下分别会出现多少种姓氏。

研究发现,意大利大学里很多科系职员姓氏高度集中,尤以工程、法律、医学、地理和教育学系最为突出,从地理分布上看,南部情况尤为严重。

由于意大利学界女性通常会保留娘家姓氏而不改用夫姓,统计还“漏掉”了男性教授雇用妻子或女教授雇用夫姓亲属的情况。

著名大学校长 曝“亲戚门”丑闻

近年被意大利媒体曝光并戏称为“亲戚门”的高等学府裙带丑闻牵连不少大人物,包括著名学府罗马大学校长路易吉·弗拉蒂。

弗拉蒂是医生出身,在他任职罗马医学院院长及大学校长期间,把妻子从一个地方中学历史老师提拔为大学医学史教授,让没有医学教育背景的女儿当上法医学教授,还帮助儿子在31岁就成为心脏病学副教授。

丑闻曝光后,弗拉蒂否认家人是因为自己的关系青云直上,称他们不过是“刚好最有资格”。

就业时“有关系”比“有才干”更重要

裙带文化:意大利发展障碍?

想得到一份好工作,有个好亲戚比好学历、好才干更重要?在意大利,这似乎已成为“共识”。当意大利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又被金融危机拖入财政困境之际,一些学者考察阻碍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因素后指出:意大利政、商、学界裙带关系泛滥成灾,导致人才流失、体系僵化、腐败丛生。



■ 意大利学生示威游行,抗议经济恶化、失业率上升

图 GJ

重要岗位被老人把持,较低职位被老人的亲属占据,导致许多意大利年轻人才选择赴国外就业。据英国《卫报》2011年引用的非官方估计,在国外的生活的意大利青年可能达30万。

佩罗蒂教授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甚至将现在意大利比作古罗马暴君尼禄统治时代。尼禄曾制定一个臭名昭著的法令,规定臣民必须终身从事被指定分配的职业。

“假如才智与贤能得不到自由施展,这个国家将如何开发我们最伟大的精神资产即我们的知识资本?”佩罗蒂质问道。

政界难有作为

2011年,时任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执政联盟与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就预算法案达成协议,内容包括推进地方政府企业私有化、削弱各种行业协会对就业人才选拔的控制权。提出这些计划的民主党希望借此增加经济活力,提升年轻人就业率。

但批评者指出,意大利政界本身也深受裙带文化污染,很难指望新政府会在改善裙带现象上有所作为。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的选举制度是选民投票选举政党而非候选人,因此,只要所在政党胜出,党内大佬们就可以把议会席位分配给亲戚或亲信,在权力机构中织就一张密实的关系网。

民主党议员罗伯托·贾凯蒂去年为施压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案不惜绝食抗议,可惜徒劳无果。他说:“公众已有改革愿望,但政界还没有这种共识,近期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沈敏

移民德国“寻梦” 谋生之路不易

德语难学就业困难 外国雇员不受欢迎

2月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警告称,移民是促进德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无法吸引更多移民填补其国内的空缺岗位,德国经济萎缩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欧洲债务危机出现以来,大量移民举家前往德国“寻梦”。然而,德语与德国社会的排他性却成为他们谋生的障碍。

远离祖国 心情复杂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受欧债危机影响,2012年上半年从欧洲其他国家移民至德国的人数急速增长。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增长了约53%,希腊移民增长约78%。移民大量涌入德国,希望在这里找到工作维持生计。

移民的日子并不好过。大人们忙着找工作,跟随大人搬家的二代移民则努力地适应新生活。在祖国与新国家之间的取舍,令他们摇摆不定、心情复杂。这一点在年龄稍长的小移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6岁的伊莎贝拉出生在德国,4岁时跟父母搬回老家——意大利西西里岛。“我的父亲在意大利挣得不多,所以我们又回到德国。”伊莎贝拉说,在慕尼黑生活了7个月后,她又跟着父母与两个姐姐搬到德国城市莱昂贝格。此时的德国已不再是伊莎贝拉儿时记忆中的那样,她努力地适应新生活:“但我更愿呆在意大利。只是,想要有个美好的未来,那一定得在德国。”

为生活所迫,15岁的扎卡莱亚斯一家也加入了移民德国的大军。扎卡莱亚斯来自希腊第二大港口城市、位

■ 教师(右)在纽伦堡给来自希腊的移民上课

图 G

即便愿意学习德语,找一家语言培训机构依然困难重重。原本就难学的德语如今“势力范围”大幅“缩水”。在欧盟国家,讲德语的人越来越少。提供德语教学的培训机构数量,远不如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培训机构多。

移民就业 遭受歧视

民调显示,德国人认为德国是全球最吸引移民的国家之一,同时又对移民持批评态度。欧盟国家居民可以自如进出德国找工作。但据官方统计,即便高学历留学生也得花上18个月的时间,才能在这儿找到工作。

经合组织去年底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在德国生活的移民整体教育程度大大提高,高素质人才所占比例增加了5%。但反对移民融入的本地人“霸占”了公共机构的领导职位,移民家庭子女能当上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公务员的几率要比非移民家庭的子女小得多,大部分人只能从事私营经济。研究报告负责人里比希指出,高学历并不能保证年轻移民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

德国“海龟”汪先生说,长期以来,德国劳工部规定,能由本国人从事的工作,不可以招聘外国人。即便获得高学历,“德国企业的老板也不欢迎外国雇员”。

或许是扎卡莱亚斯成功进入预科学校给父亲带来了好运。经过一年的努力,扎卡莱亚斯的父亲总算在市政除雪服务部门找到一份工作。可是,大量移民依然在为生存而拼,究竟“梦圆”还是“梦碎”德国仍是个未知数。 齐旭

于马其顿地区的塞萨洛尼基。数年来,他们一家靠卖陀螺仪生活。但由于欧债危机的冲击,希腊陷入困境,也令扎卡莱亚斯的父亲不得不放弃从事多年的生意,举家迁往德国谋生。

如今,远离家乡的扎卡莱亚斯时不时还能在报纸头条位置看到关于希腊的报道。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希腊实施更紧缩政策的做法,这个年仅15岁的男孩愤怒地回应道,“希腊就快因为过于节省而分崩离析了!”尽管嘴上这么说,但他很清楚,只有呆在这儿,未来才有希望。扎卡莱亚斯希望考上德国的大学,以后能去美国留学。

语言机构 供不应求

对于扎卡莱亚斯来说,未来还有些遥远。目前,他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克服语言障碍,完成高中学业。

相关链接

移民入乡要随俗 日子过得不轻松

伊莎贝拉、扎卡莱亚斯最近学到的一个新单词“Kehrwoche”,意为清洁周。这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独有的规定,它要求当地居民必须在固定时间进行至少每周一次的大扫除,打扫居住地附近区域,包括人行道、楼梯在内。“在伊朗,我们想什么时间打扫卫生,就什么时间打扫。”16岁的梅迪至今无法理解这一严苛的规定。

德国常住人口 连续两年增长

2013年1月14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了德国常住居民数量的最新估计数据。数据显示,德国常住人口连续两年保持增长。

2012年,德国境内的常住居民数量再次突破了8200万,比年初增加了约20万。专家指出,这是德国常住人口接连8年减少后,连续第二年增加,主要原因是来自东欧和受欧债危机影响严重的南欧国家的移民增多。2012年,德国死亡人数约86万到88万之间,新生儿人数则在66万到68万之间。据联邦统计局估计,由于移民人口至少有34万,所以德国常住居民总数还是有所增长的。据悉,德国现在共有移民人口1070万,其中740万人来自欧洲,华人只有不到10万,主要分布在汉堡、慕尼黑等大城市。